



## 一场秋雨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下午一场雨,把夏天的炎热送走了。雨下在时节点上——立秋。秋天就这一般来了,来得有声势,豪雨伴随雷声和大风,在天空和大地上抹了一笔又一笔。我是比较喜欢秋天的人,秋天来了,匆匆地来了,还是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。

秋天是被一个一个季节赶来的,春种夏长,秋就在这种和长中来了个结果。结果如何?不用多想,在眼前了。小时,我在农村生活,想秋天又怕秋天,四季轮回,秋最重要。秋标示收获,收获标示着家家户户的米缸、面缸是否盈满,接下的日子过得如何。一田的稻子就要开割,谷饱则喜,如若是瘦子,失望的叹息会飘得很久很久。惯子不孝,肥田出瘪稻,在秋天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田肥秧子疯长,忘了结实。子惯生随,出不了一份孝心。倒是棍棒下出孝子,棍棒下真正疼的是父母。瘦田结下饱满的谷,不饱满再无未来。大自然的俗世,和人在江湖的俗世有一比。安逸还真不是件好事情。

不过,秋天的结果,还是来自春种夏耕的,不出一份苦力气,秋天的枝头,也是没有果子可结的。过去的农村,游手好闲的汉子还是有的。这样的人被称为懒汉,活不愿多做,等着天上掉馅饼。郢子中的保子算是懒汉一条,整天袖着手,东逛逛西逛逛,似乎田里的庄稼和他无关,春天撒下一把种,剩下就靠天收了。春夏走过,到秋天,来现实的了,草比庄稼长得高大,庄稼藏在草缝里,本该是草躲躲藏藏,现在是庄稼胆颤心惊了。保子懒得屁眼沟生蛆,日子自然过得潦乱,到了人生的秋天,一个人,靠各路舍施过日子。秋天是对收获的检验,也是对人生的检验,手上沉甸甸或是轻飘飘,在秋天戳眼得很。昨

晚偶见一个微信留言,说是:我比某某有天份,比某某聪明,如果我要像某某、某某勤奋,我早超过某某、某某了。这人说得很是矫情,个中又透着傲慢。他说的或许是事实,可他毕竟把自己弄丢了。我本来是飘过去了的,但还是回了头,回了他一句:人勤地不懒,秋天见分晓。不勤奋不值得骄傲,也不是双手空落给自己的理由。笨鸟先飞,是这鸟有大智慧,它知道不停地飞翔,终将到达目的地。

第一场秋雨下得透彻。雨初停,我忙着去外走走。雨过天晴,初秋特别澄明,有果在枝头结,有花在叶间开,沐浴后的草也绿得可人。小燕子贴着地皮,惊动一尾尾虫子,这虫子也应是大自然丰硕的果实。悲秋大可不必,秋有秋的韵味,秋有秋的精气神,秋有秋的魅力,秋天有落叶,秋天也有将叶整理得好好的,在整个秋天,乃至严寒的冬天绿得抢眼。

在初秋的雨后天晴,我记起一个诗人的长短句来,“立秋的雪谁也看不见/隐秘的疼痛,没有蛛丝马迹/与醉相拥,夜半孤独醒来,坐守一颗寒星。”冬天来临还有大段距离,秋天如是一个婴儿,在慢慢长大。实际上秋天也是可以分成段落的——秋天里的春夏秋冬——秋天里的四季分明。在这四个段落里可播种、可耕耘、可收获、可贮藏。如此就可以拥有诗情,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流动,就可以拥有浅薄的心跳,用来反复搓揉。

秋虫的啾呀声开始降临,一场秋雨洗亮了它们的牙口,暮色才至,它们就迫不急待了。我分辨出这些叫声来自蟋蟀、蚂蚱、蝈蝈,甚至还有蚯蚓的,欢畅或者深沉,都极具章法。虫子不悲愁,在为一场秋雨,举办大型的演唱会。我兀自又听到一声低鸣,它发自我心域。心域广大,是该蓄着一粒虫子的,心域中充满春天里的青青草呢。

## 难忘尊师情

■ 安徽铜陵 何振亚

金风送爽,丹桂飘香。我们迎来了第37个教师节。我执教五十余载,现龄已八十六了。回顾亲身经历,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幸福。我在十六岁时当上了新中国的一名教师。清楚地记得,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,我肩挑书籍和衣被行李,赴从未办过学校的革命老区——桐西响水崖办学任教。翻山越岭,汗流浹背,在高山上向学校望去,校门前聚集了一群中老年人和孩子。当我走近学校,他们鼓掌欢迎,鸣放鞭炮,迎接愿为老山区娃娃传承文化的热血少年。一位中年人上前接过我的行李,二位老人家伸出长满老茧的手,热情地紧握我的双手,一群可爱的孩子,向我行鞠躬礼。如此动人的场面,令人激动啊!

时间如白驹过隙,转眼四年过去了。一九五七年元月,我二十岁时,出席了新中国安徽省首届优秀代表盛会接受表彰。省领导在报告中,提到安徽教育成就,以惊喜的口吻夸奖道:“桐城有位小先生,年二十岁!可见安徽教师队伍中年青的新生力量的成长!这是安徽的骄傲!”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,中华文都桐城中学恢复省重点名校,大振雄风,在省、地、县三级物色名师,我被选调入桐城中学高中语文,挑重担,高负荷,不仅教高三年级两个班语文、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,同时还兼任“一百零八将”特大班高考补习班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。忙碌之余,我还时常接待来自黄甲、大关、双港和潜山、岳西、合肥等地的学生家长,他们总是一遍遍表

达对我的感激之情。

第一个教师节前夕,即一九八五年秋,我越过大江,应聘中国有色铜都名校,全家随迁,定居铜陵。当我来到有色总公司报到,接待我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同志,他握着我的手,高兴地说:“欢迎你!聘你来,是由我们党委书记亲自批示的,希望你把桐城中学的文风带来铜都,开花结果!”

“开花结果”这四个字,他说得那么深情,那么恳切。这四个字印在我的心中,没齿难忘。

第三个教师节,有色中学庆功盛会的情景,一样难忘。光临盛会的有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,群贤毕至。我被授予“教书育人 立二等功”称号,并荣幸地被指定为教师代表,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。

这些年,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南京等地的当年的优秀学子,甚至学子的学子,经常登门来看望我。他们已经成长为今日的诗人、教授、医生、院士、高管……在各行各业散发着光和热。尊师重教,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传统美德,在当今新时代,依然被传承,并闪耀着新的光彩。而桃李满天下,则是一位人民教师最大的幸福了。

## 登高

■ 安徽合肥 王张应



岁半的媛宝,腿脚灵敏,行走快捷。去楼下玩耍,媛宝不愿大人抱着她。她要自由行动,如一尾小小鱼儿游到了大块水域,想往哪儿游就往哪儿游。穿纸尿裤却能快步走路的媛宝,从背后望去,有点像昂首奔跑的黄毛小鸭子,大摇大摆,却又稳健。熟练行走的媛宝,已不满足于在平地上漫游。她喜欢上台阶,也喜欢下台阶。当然,她明白,单靠自己的能力上下台阶是有风险的。想上下台阶时,她就会求助于人。

我家入户门有个不高也不宽的金属门槛。媛宝出门,拒绝人抱她,甚至不让人牵她手。门一开,媛宝径直跑到门边停下来,却主动抬起手,嘴里轻“嗯”一声。肢体语言加语音提示,同时告诉我,她过门槛尚有困难,需帮助。我走在她前面开门,于门外回头朝她伸出一只手。媛宝的小手紧紧握住我的一根手指,使劲一拽,她一抬腿,一只脚登上门槛。稍作停顿,另一只脚跟上来。随后,又是使劲一拽我的手指,先后将两只脚从门槛上放到地面。到了门外,媛宝便放开我的手,自顾自地奔向电梯口。

在楼下小广场上溜步,媛宝走前面,她两手抬起,跑得溜快,不加速步伐我都赶不上她。跑得再快,她也有停下来时候。从小区里人行通道进入小广场,为排水计,置有一级半高台阶。媛宝迈步快却又认真,该抬头看方向时抬头看方向,该低头看路面时低头看路面。每每走到那个半高台阶边,媛宝便停下来,转过身,抬起一只手,嘴里急切地“嗯”一声。她在发出请求,要人扶她一把。

小广场南边有一段弧形长廊。廊基高出场地四五级台阶,有点像体育场看台。廊柱支撑着屋脊般廊亭,廊两侧置有几张固定的长条凳子。媛宝在小广场转几圈,就想上台阶,到长廊上逛逛。媛宝走到台阶前,便抬起一只手。我们没跟上,或没及时发现,她就会扭过头来重重“嗯”一声。援手一到,媛宝使劲拽住,借势抬起左脚,抬得很高,稳稳当当踏在台阶上。接着再借助手的拉力,提升后面右脚,落到台阶上。如法炮制几回,媛宝便从小广场登上长廊。在长廊来来回回跑几趟,媛宝要顺着台阶走下去,离开长廊。上下长廊台阶有两列,一列朝南,一列朝北。朝北的通向小广场,朝南的通向小区最南端并排两栋楼。南台阶上,时常坐着几个人,他们多是给儿女们带宝宝的爷爷奶奶、姥爷姥姥,孩子在一旁嬉戏,他们聚坐聊天。媛宝离开长廊,喜欢选择南台阶。许是南台阶上人多,媛宝走台阶,有显本事的意思,她想表演给别人看吧。

下台阶许比上台阶难度更大。越是困难,媛宝越爱表现给人看。下台阶之前,媛宝紧紧拽住援手,借助外力保持身体平衡。在外力帮助下,媛宝顺利地先放下左脚,待左脚稳稳当当踏在下一级台阶上,右脚随后踏下去。如此这番几次,媛宝便如愿以偿,从她努力登上的高处下到让她放松的低处。一踏上低处平坦地面,媛宝便松开援手,头也不回地往前跑。哪儿人多,她往哪儿跑。凑热闹,钻人群。那时的媛宝,大有一种成功者的喜悦。

看过一个视频,是她奶奶拍下的。围栏里塑胶地垫上,一张六七寸高红色塑料凳子。媛宝自己登上凳子,双脚立在凳子上。笑嘻嘻在高处站了许久,出尽风头,媛宝乏了,想下来。但她没底气先放下一只脚,再放下另一只脚,从凳子上下到地上。媛宝平伸着手,“哎-哎”叫着奶奶,要奶奶牵她下来。奶奶逗她,仅在一旁喊话指导她走下凳子。奶奶说,你蹲下,先将一只脚放下来,再放另一只脚。争取外援无望,媛宝只好试着下来。照奶奶说的,她蹲下身子顺利放一只脚,后面那只脚却不敢直接往下放。为求平稳媛宝突然俯身双手着地,做俯卧撑一般趴在塑胶地板上,稍一侧身,便将后面那只脚移到地面。随即,她直起腰身,脸上恢复嬉笑。

这么个小小人儿,竟能自己登上高处,且能自己回归低处。